

中國大文學史 卷六

第四編 近古文學史

第一章 唐初文學與隋文學之餘波

第一節 唐文學總論

唐書文藝傳序謂唐文章三變。蓋以王楊爲一變。燕許爲一變。韓柳爲一變也。羣書備考承其說曰。唐之文章。無慮三變。王楊始霸。如麗服靚妝。燕歌趙舞。雖綺麗盈前。而殊乏風骨。燕許繼興。波瀾頗暢。而駢儷猶存。韓愈始以古文爲學者倡。柳宗元翼之。豪健雄肆。相與主盟。當世下至孫樵杜牧。峻峰激流。景出象外。而窘裂邊幅。李翱劉禹錫。刮垢見奇。清勁可愛。而體乏渾雄。皇甫湜白居易。閑澹簡質。每見回宮轉角之音。隨時間作。類之韶夏。皆淫哇而不可聽者也。

姚鉉唐文粹序曰。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。陳子昂起於庸蜀。始振風雅。繇是沈宋嗣興。李杜傑出。六義四始。一變至道。泊張燕公以輔相之才。專譔述之任。雄辭逸氣。聳動羣聽。蘇許公繼以宏麗。丕變習俗。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。本述作。常楊以三盤之體。演絲綸。郁郁之文。於是乎在。惟韓吏部超卓羣流。獨高遠古。以二帝三王爲根本。以六經四教爲宗師。憑陵轡轡。

首唱古文。遏橫流於昏墊。闢正道於夷坦。於是柳子厚、李元賓、李翱、皇甫湜。又從而和之。則我先聖孔子之道。炳然懸諸日月。故論者以退之之文。可繼揚孟。斯得之矣。至於賈常侍至。李補闕翰。元容州結。獨孤常州。及呂衡州溫。梁補闕肅。權文公德輿。劉賓客禹錫。白尙書居易。元江夏稹。皆文之雄傑者歟。世謂貞元元和之間。辭人咳唾。皆成珠玉。豈誣也哉。

然有唐一代。最盛者莫如詩。有初盛中晚之分。大抵高祖武德元年以後。百年間。謂之初唐。玄宗開元元年以後。五十年間。謂之盛唐。代宗大歷元年以後。八十年間。謂之中唐。宣宗大中元年以後。至於唐亡。謂之晚唐。嚴羽滄浪詩話曰。論詩如論禪。漢魏晉與盛唐之詩。則第一義也。大歷以還之詩。則小乘禪也。已落第二義矣。晚唐之詩。則聲聞辟支果也。夫既有盛唐晚唐之名。則大歷以還之詩。卽中唐矣。唐詩分盛唐、中唐、晚唐。實始於此。有唐一代。享國既久。詩人又多。分而爲三。未始無見。乃滄浪又有云。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。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。又曰。大歷之詩高者尙未失盛唐。下者漸入晚唐矣。然則盛唐中唐晚唐。亦止以大判而論。不能劃然區分。至後世推求愈密。又於盛唐之上。增出初唐名目。則自元楊士宏所選唐音始。其書分始音、正音、遺響。而始音惟王楊盧駱四家。正音則初唐盛唐爲一類。中唐晚唐爲一類。遺響亦備列諸家。而方外及女子附焉。是初盛中晚分而不分矣。殆亦以其中固有不可分者乎。始音止王楊盧駱四家。其理亦不可解。蓋楊伯謙所

謂始音正音遺響者。論詩體不論時代也。至明高棅唐詩品彙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九格。以初唐爲正始。盛唐爲正宗。爲大家。爲名家。爲羽翼。中唐爲接武。晚唐爲正變。爲餘響。方外異人等詩爲旁流。則踵楊氏之說而衍之。初盛中晚區以別矣。然品類愈歧。體例愈舛矣。

沈騏詩體明辨序曰。唐以詩名一代。而統分爲四大宗。王魏諸人首開草昧之風。而陳子昂特以澹古雄健振一代之勢。杜審言劉希夷沈佺期宋之問張說張九齡亦各全渾厚之氣。於音節疏暢之中。盛唐稍著宏亮。儲光羲王維孟浩然之清逸。王昌齡高適之閑遠。常建岑參李頎之秀拔。李白之朗卓。元結之奧曲。咸殊絕寡倫。而杜甫獨以渾雄高古自成一家。可以爲史。可以爲疏。其言時事最爲悚切。不愧古詩人之義。蓋亦詩之僅有者也。中唐彌矜琢鍊。劉長卿以古樸開宗。韋應物錢起之雋邁。盧仝顧況劉禹錫之揚及元白唱和之作。韓柳古風之體。張籍賈島孟郊之清刻。李賀之怪險。是其最也。晚唐體愈雕鏤。杜牧高爽欲追老杜。溫李西崑之體。婉麗自喜。皮陸鹿門諸章。往往超勝。若夫詩餘之體。肇於李白。盛於晚唐。然晚唐之詩。不及其詞。亦各有其嫩也。

至於初盛中晚之辨。高棅唐詩品彙論之尤詳。其序曰。有唐三百年。詩衆體備矣。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等製。莫不興於始。成於中。流於變。而侈之於終。至於聲律興象。

文詞理致。各有品格。高下之不同。略而言之。則有初唐盛唐晚唐之殊。詳而分之。貞觀永徽之時。虞魏諸公。稍離舊習。王楊盧駱。因加美麗。劉希夷有閨帷之作。上官儀有婉媚之體。此初唐之始製也。神龍以還。洎開元初。陳子昂古風雅正。李巨山文章宿老。沈宋之新聲。蘇張之大手筆。此初唐之漸盛也。開元天寶間。則有李翰林之飄逸。杜工部之沈鬱。孟襄陽之清雅。王右丞之精緻。儲光羲之眞率。王昌齡之聳俊。高適岑參之悲壯。李頎常建之超凡。此盛唐之盛者也。大歷貞元中。則有韋蘇州之雅澹。劉隨州之閒曠。錢郎之清贍。皇甫之沖秀。秦公緒之山林。李臣一之臺閣。此中唐之再盛也。下暨元和之際。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。韓昌黎之博大奇怪。孟郊賈島之飢寒。此晚唐之變也。降而開成以後。則有杜牧之豪縱。溫飛卿之綺靡。李義山之隱僻。許用晦之偶對。他若劉滄。馬戴。李羣玉。李頻輩。尙能眊勉氣格。埒邁時流。此晚唐變態之極。而遺風餘韻。猶有存者焉。是皆名家擅場。馳騁當世。或稱才子。或推詩豪。或謂五言長城。或爲律詩龜鑑。或號詩人冠冕。或尊海內文宗。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。觀者苟非窮精闡微。超神入化。玲瓏透徹之悟。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壺奧也。

至選次唐詩爲集。在唐時已多有之。最著者如芮挺章之國秀集。元結之篋中集。竇常之南薰集。殷璠之河嶽英靈集。高仲武之中興間氣集。李康成之玉臺後集。令狐楚之元和御覽

詩。姚合之極玄集。韋莊之又玄集。顧陶之唐詩類選等。宋則王安石之唐百家詩選。趙蕃之唐詩絕句。洪邁之唐人萬首絕句。周弼之三體唐詩等。金則元好問之唐詩鼓吹。明則高棅之唐詩品彙。李攀龍之唐詩選。鍾惺之唐詩歸等。其餘不可勝記。至清康熙間。敕編全唐詩採輯二千二百餘家。視宋計有功之唐詩紀事。多至千餘家。計有功紀事錄可爲集唐詩之大成矣。

詩文之體。皆至唐而大備。詩體既具。上論文體。至韓柳倡復古。而爲後之言古文者。所莫能外。其餘如令狐楚之章奏。傳之李義山。自三十六體行。始有四六之名。爲儷文之極靡矣。小詞號爲詩餘。發於李白。諸人盛於唐末。又詩之變也。

魏晉以來。儒教與道釋二家。爭爲雄長。齊梁間。漸有調和三教之論。獨至唐而三教並隆。高祖太宗。相繼崇尚經術。屢幸國子監。登用名儒。及五經正義成。後世言經學者。皆宗之。唐與老聃同姓。太宗特位老子於釋氏之上。高宗遂尊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。太宗遣玄奘如印度。及其還也。譯經論一千三百三十餘卷。於是釋氏諸宗。漸備於此土。故儒釋道三教。俱盛唐世。乃至景教回教。亦於唐時流入諸夏。則唐之文教。可謂極其廣大者矣。

第二節 唐初之風尚與陳隋文人

唐興陳隋遺彥。往往布在朝列。禪代之初。陳叔達與溫大雅。同掌文誥。武德初。隱太子與秦

王齊王相傾。爭致名臣以自助。於是太子有詹事李綱、寶軌、庶子裴矩、鄭善果、友賀德仁、洗馬魏徵、中舍人王珪、舍人徐師謨、率更令歐陽詢、典膳監任璨、直典書坊唐臨、隴西公府祭酒韋挺、記室參軍事庾抱、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、學士蕭德言、陳子良、秦王有友于志寧、記室參軍事房玄齡、虞世南、顏思魯、諮議參軍事竇倫、蕭景、兵曹杜如晦、鎧曹褚遂良、士曹戴胄、閭立德、參軍事薛元敬、蔡允恭、主簿薛收、李道玄、典籤蘇幹、文學姚思廉、褚亮、燉煌公府文學顏師古、右元帥府司馬蕭瑀、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、司馬竇誕、天策府長史唐儉、司馬封倫、軍諮祭酒蘇世長、兵曹參軍事杜淹、倉曹李守素、參軍事顏相時、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、戶曹武士逸、典籤裴宣儼、文學袁朗、及太宗既卽位、諸人多見禮異、所謂十八學士者、當於後論之、其餘大抵振名於前代、聘翰於新朝、此外又有孔紹安、蚤與隋末詩人孫萬壽齊名、謝偃之賦、李百藥之詩、並號謝李、王績爲文中子之弟、與杜之松等、標隱逸之文、寒山拾得、高方外之趣、並極一時之選矣。

後渚置酒

陳叔達

大渚初驚夜。中流沸鼓鼙。寒沙滿曲渚。夕霧上邪谿。岸廣鳬飛急。雲深雁度低。嚴關猶未遂。此夕待晨雞。

秋夜獨坐

袁朗

危弦斷客心。虛彈落驚禽。新秋百慮淨。獨夜九愁深。枯蓬惟逐吹。墜葉不歸林。如何悲此曲。坐作白頭吟。

侍宴詠石榴

孔紹安

可惜庭中樹。移根逐漢臣。只爲來時晚。花開不及春。

古意

王績

松生北巖下。由來人徑絕。布葉梢雲煙。插根擁巖穴。自言生得地。獨負凌雲潔。何時畏斤斧。幾度經霜雪。風驚西北枝。電隕東南節。不知歲月久。稍覺枝幹折。藤蘿上下碎。枝幹縱橫裂。行當糜爛盡。坐共灰塵滅。寧關匠石顧。豈爲王孫折。盛衰自有時。聖賢未嘗屑。寄言悠悠者。無爲嗟大耋。

少年行

李百藥

少年飛翠蓋。上路勒金鐃。始酌文君酒。新吹弄玉簫。少年不歡樂。何以盡芳朝。千金笑裏面。一擲掌中腰。挂纓豈憚宿。落珥不勝嬌。寄語少年子。無辭歸路遙。

雜詩 朱子以爲詩人未易到此

寒山

城中蛾眉女。珠佩何珊珊。鸚鵡花間弄。琵琶月下彈。長歌三日響。短舞萬人看。未必長如此。芙蓉不耐寒。

第三節 太宗之文翰及十八學士

唐初文學。既承陳隋之遺風。先是太宗最好文學。初建秦邸。卽開文學館。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。既卽位。殿左置弘文館。悉引學士番宿更休。聽朝之閒。則與討論典籍。雜以文詠。幾日晷夜艾。未嘗少怠。詩筆草隸。卓越前古。唐三百年風雅之盛。帝實啟之。

大唐新語。太宗謂侍臣曰。朕戲作艷詩。虞世南便諫曰。聖作雖工。體制非雅。上之所好。下必隨之。此文一行。恐致風靡。而今而後。請不奉詔。太宗曰。卿懇誠若此。朕用嘉之。羣臣皆若世南。天下何憂不理。乃賜絹五十疋。先是梁簡文帝爲太子。好作艷詩。境內化之。浸以成俗。謂之宮體。晚年改作。追之不及。乃令徐陵撰玉臺集。以大其體。永興之諫。頗因故事。蓋太宗雖好文學。仍慕綺麗之風。上之所好。下必有甚。當時惟魏徵述懷。猶有古意。而他篇什罕傳。其餘如李謝之詩賦。長孫無忌之新曲。李義府之堂堂詞。並是宮體之遺。上官以後。遂爲沈宋。其流益靡。雖有馬周之章疏。顏岑之筆札。然猶未能遽進於古也。雖然。太宗獎勵文雅。並隆玄釋。老子與唐同姓。太宗尊之在佛之上。而玄奘之至西域。亦在此時。且有五經正義之纂集。故三教兼重。實自太宗。又集文士。編纂類書。如文館詞林。文苑英華之類。爲一時盛製焉。

帝京篇 十首之一

唐太宗

秦川雄帝宅。函谷壯皇居。綺殿千尋起。離宮百雉餘。連雲遙接漢。飛觀迴凌虛。雲日隱城闕。風煙出綺疏。十八學士者。杜如晦。房玄齡。于志寧。蘇世長。薛收。褚亮。姚思廉。陸德明。孔穎達。李道玄。李守素。虞世南。蔡允恭。顏相時。許敬宗。薛元敬。蓋文達。蘇勗。其中或以功業顯於當世。或尤以文雅見重。且多爲前代之遺賢。而入唐書儒學傳者。有陸德明。顏相時。孔穎達。蓋文達。四人。

文藝傳者。僅蔡允恭一人而已。諸人率有著述。或傳或不傳。要之文章之美。當推虞世南。褚亮。許敬宗。蔡允恭等。至於姚思廉之史學。陸德明。孔穎達之經術。當於後別論之。

虞世南。越州餘姚人。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。故字伯施。性沈靜寡欲。與兄世基同受學於吳顧野王。文章婉縟。慕僕射徐陵。陵自以類己。由是有名。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。一曰德行。二曰忠直。三曰博學。四曰文辭。五曰書翰。然世南篇章。仍沿聲律之體。說部書載世南以犀如意爬癢。久之歎曰。妨吾聲律半工夫。太宗作宮體詩。而使世南和之。雖嘗據以爲諫。其體格故有相近也。及卒。太宗爲詩一篇。追述往古興亡之道。旣而歎曰。鍾子期死。伯牙不復鼓琴。朕此詩。將何以示。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。其集三十卷。詔褚亮爲之序。褚亮字希明。杭州錢唐人。博覽工屬文。太宗爲秦王時。以亮爲王府文學。每從征伐。嘗與秘謀。子遂良亦有文采。

許敬宗。字延族。杭州新城人。善心子也。隋時官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。入唐爲著作郎。兼修國史。高宗時爲右相卒。

蔡允恭。荊州江陵人。有風采。善綴文。仕隋歷著作佐郎起居舍人。煬帝屬詞賦。多令諷誦之。入唐爲文學館學士。貞觀初除太子洗馬。

中婦織流黃

虞世南

寒閨織素錦。含怨斂雙蛾。綜新交縷澀。經脆斷絲多。衣香逐舉袖。釧動應鳴梭。還恐裁縫罷。無信達交河。

奉和秋日即日應制

許敬宗

玉露交珠網。金風度綺錢。昆明秋景淡。岐岫落霞然。辭燕歸寒海。來鴻出遠天。葉動羅帷颺。花映繡裳鮮。規空升閣魄。籠野散輕煙。鵲度林光起。鸞沒水文圓。無機絡秋緯。如管奏寒蟬。乃睠情何極。宸襟豫有旃。

奉和望月應魏王教

褚亮

層軒登皎月。流照滿中天。色共梁珠遠。光隨趙壁圓。落影臨秋扇。虛輪入夜弦。所欣東館裏。預奉西園篇。

述懷

魏徵

中原初逐鹿。投筆事戎軒。縱橫計不就。慷慨志猶存。杖策謁天子。驅馬出關門。請纓繫南粵。憑軾下東藩。鬱紆陟高岫。出沒望平原。古木鳴寒鳥。空山啼夜猿。既傷千里目。還驚九折魂。豈不憚艱險。深懷國士恩。季布無二諾。侯嬴重一言。人生感意氣。功名誰復論。

新曲

長孫無忌

阿儂家住朝歌下。早傳名。給仲來游淇水上。舊長情。玉珮金鈿隨步遠。雲羅霧縠逐風輕。轉目機心懸自許。何須更待聽琴聲。

第四節 經術之統一及小學

自漢末鄭康成偏爲諸經作註。兼采今古文。當時服虔何休。各有所說。經義至於漢季備矣。

魏世王肅始與鄭氏立異。而或謂僞古文尙書。卽出於王肅皇甫謐等。晉初清談方盛。惟杜預治左氏春秋。頗爲學者所尙。自後中原喪亂。經籍道息。國統分爲南北。經術亦遂分途。隋書儒林傳序曰。南北所治。章句好尙。互有不同。江左周易則王輔嗣。尙書則孔安國。左傳則杜元凱。河洛左傳則服子慎。尙書周易則鄭康成。詩則並主於毛公。禮則同遵於鄭氏。大抵南人約簡。得其英華。北學深蕪。窮其枝葉。考其終始。要其會歸。其立身成名。殊方同致矣。隋時南北之學漸合。而立國未久。莫臻厥盛。據北史儒林傳。謂開皇初徵辟儒生。遠近畢至。使相與講論。得失於東都之下。納言定其差次。一以聞奏焉。於時舊儒多已凋亡。惟信都劉士元。河間劉光伯。拔萃出類。學通南北。博極今古。後生鑽仰。所製諸經議疏。摺紳咸師宗之。蓋經術自後漢有今古學之分。及鄭康成混而合之。晉以後又有南北學之分。劉焯劉炫混而合之。至於唐初撰五經正義。多采二劉。故經術至唐統一矣。

太宗以儒學多門。章句繁雜。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。凡一百七十卷。名曰五經正義。穎達旣卒。博士馬嘉運駁其所定義疏之失。有詔更定。未就。永徽二年。詔諸臣復考證之。就加增損。永徽四年。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。每年明經依此考試。自唐至宋。明經取士。皆遵此本。於是異說漸廢。五經疏者。易主王弼。書孔安國。左氏杜預解。而鄭康成所注之易書。服虔所注之左氏。皆置不講。故說者謂五經疏多取南學。蓋二劉以北人好南

學。孔穎達等承之。至是經術定於一尊。南學行而北學微矣。

唐書孔穎達傳曰。穎達與顏師古撰五經義訓。凡百餘篇。號義贊。詔改爲正義。則當時修五經疏。穎達實與顏師古同總其事。此外同修者。周易有馬嘉運、趙乾叶。尚書有王德韻、李子雲。毛詩有王德韶、齊威。春秋有谷那律、楊士勛。禮記有朱子奢、李善信、賈公彥、柳士宣、范義頤、張權。標題穎達一人之名者。以年輩在先。名位獨重耳。穎達字仲達。冀州人。隋時博士。入唐已耄年。爲十八學士之一。

顏師古傳曰。師古字籀。其先琅邪人。太宗嘗歎五經去聖遠。傳習浸訛。師古於秘書省考正。多所釐正。既成。悉詔諸儒議。於是各執所習。共非詰師古。師古輒引晉宋舊文。隨方曉答。誼據該明。出其悟表。人人歎服。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。學者賴之。俄拜秘書少監。專事刊正古篇奇字。世所惑者。討析申熟。必暢本源。又爲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。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爲左丘明。班孟堅忠臣。師古爲之推之孫。所著又有匡謬正俗。多考正文義。學者尙之。當時又有陸德明。亦在十八學士之列。所著經典釋文。傳於學者。德明名元朗。以字行。蘇州吳人。受學周弘正。陳時已有名。唐既定五經義疏。然實以九經取士。禮記左傳爲大經。毛詩周禮公羊爲中經。周易尙書儀禮穀梁爲小經。蓋以經文多少言之也。

自漢儒多訓釋羣經。晉宋以後。則諸史雜書。亦有註解。隋唐之際。士尤精研小學。唐書曹憲

傳曰。憲。揚州江都人。仕隋爲秘書學士。聚徒教授。凡數百人。公卿多從之遊。於小學家尤邃。自漢杜林衛宏以後。古文亡絕。至憲復興。煬帝令與諸儒譌桂苑珠叢百卷。規正文字。又訓註張揖所撰博雅。分爲十卷。學者推其該博。藏於秘書。貞觀中。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。以宏文館學士召不至。卽家拜朝散大夫。當世榮之。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。輒遣使者問。憲具爲音註。援驗詳確。帝咨尙之。卒年百餘歲。憲始以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。而同郡魏模。公孫羅。潤州許淹。江夏李善。相繼傳授。於是其學大興。經籍志載。憲著爾雅音義二卷。博雅十卷。文字指歸四卷。許淹撰有文選音十卷。公孫羅亦有文選音義。李善著書尤多。

李邕傳曰。父善有雅行。淹貫古今。不能屬辭。故人號書籠。顯慶中。累擢宗賢館直學士。兼沛王侍讀。爲文選注六十卷。數析淵洽。表上之。賜賚頗渥。善後居汴。鄭間講授。諸生四遠至。傳其業。號文選學。又撰漢書辨惑三十卷。邕少知名。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。書成以問邕。邕不敢對。善詰之。邕意欲有所更。善曰。試爲我補益之。邕附事見義。善以其不可奪。故兩書並行。

宋王讜唐語林云。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。有覆注成者。有三注四注者。當初旋被傳寫之誤。其絕筆之本。兼釋音訓。義解甚多。蓋唐初經術統一。訓詁之學盛行。學者多精究古書奇字。義訓。李善注文選。主別名一學。其餘以小學著書者。尤不可勝紀矣。

第五節 諸史之纂集

高祖踐阼於大亂之後。經籍亡散。秘書湮缺。令狐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。置史稱錄。不數年圖典略備。又建言近代無正史。梁陳齊文籍猶可據。至周隋事多脫捐。今耳目尙相及。史有所憑。一易世事皆汨暗。無所掇拾。陛下受禪於隋。隋承周二祖。業多在周。今不論次。各爲一王史。則先烈世庸不光明。後無傳焉。帝謂然。於是詔中書令蕭瑀。給事中王敬業。著作郎殷聞禮。主魏中書令封德彝。舍人顏師古。主隋。大理卿崔善爲。中書舍人孔紹安。太子洗馬蕭德言。主梁。太子詹事裴舉。吏部郎中祖孝孫。秘書丞魏徵。主齊。秘書監竇璡。給事中歐陽詢。文學姚思廉。主陳。侍中陳叔達。太史令庾儉。令狐德棻。主周。整振論譏。多歷年不能就。罷之。貞觀三年。復詔撰定。議者以魏有魏收。魏澹二家書爲已詳。惟五家史當立。德棻史與秘書郎岑文本。殿中侍御史崔仁師。次周史。中書舍人李百藥。次齊史。著作郎姚思廉。次梁陳二史。秘書監魏徵。次隋史。左僕射房玄齡。總監修撰之原。自德棻發之也。德棻宜州華原人。時又有鄧世隆。顧引。李延壽。李仁寔。皆以史學稱。惟延壽所撰南北史。見行於世云。岑文本。字景仁。鄧州人。沈敏有姿儀。博綜經史。美談論。善屬文。貞觀初。除秘書郎。上籍田三元二頌。辭甚工。擢中書舍人。所草詔詰或繁湊。卽令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。須臾悉成。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罷。太宗曰。朕自舉一人。乃以授文本。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。史論多出。

文本。鄭亞李德裕集序曰。高祖革隋。文物大備。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。岑公文本興焉。蓋顏岑並以文誥齊稱當時也。

姚思廉。察之子也。少受漢書於察。盡傳其業。寡嗜欲。惟一於學。未嘗問家人生貲。歷仕陳隋。初察在陳。嘗修梁陳二史。未就死。以屬思廉。唐初。思廉表父遺言。有詔聽續。

李百藥。字重規。定州安平人。隋內史令德林子。七歲能屬文。父友陸父等共讀徐陵文。有刈琅邪之稻之語。歎不得事百藥。進曰。春秋鄆子藉稻。杜預謂在琅邪。客大驚。號奇童。百藥名臣子。才行世顯爲天下推重。詩尤其所長。樵斲皆能諷之。與謝偃賦並稱。李詩謝賦所撰齊史行於時。

李延壽世居相州。貞觀中累官至御史臺主簿。兼修國史。初延壽父太師。多識前世舊事。嘗以宋齊梁陳齊周隋。天下參隔。南方謂北爲索虜。北方指南謂島夷。其史於本國詳。他國略。往往訾美失傳。思所以改正。擬春秋編年。刑究南北事。未成而歿。延壽旣數與論譔。所見益廣。乃追終先志。本魏登國元年。盡隋義寧二年。作本紀十二。列傳八十八。謂之北史。本宋永初元年。盡陳禎明三年。作本紀十。列傳七十。謂之南史。凡八代。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。其書頗有條理。刪落醜辭。過本書甚遠。時人見年少位下。不甚稱其書。遷符璽郎。兼修國史。卒。嘗撰太宗政典。調露中高宗觀之。咨美直筆。賜其家帛五十段。藏副秘閣。仍別錄以賜皇太子。

云。

按自德棻建議修梁陳周齊隋五史。而晉書亦成於當時史臣之手。故欲觀唐初史筆。則有晉梁陳周齊隋六家之史。及李延壽之南北史。晉書百三十卷。惟陸機王羲之兩傳論。皆稱制曰。蓋太宗自撰之辭也。劉知幾謂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。未能盡善。勅史官更加纂撰。自是言晉史者。皆棄其舊本。競從新撰。然唐人所撰類書注釋。猶每稱引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。與徐廣干寶鄧粲王韶之曹嘉之劉謙之之紀。及孫盛習鑿齒檀道鸞之著述。要自新撰成而舊本漸廢矣。劉元海與高祖淵同名。史臣至不敢加貶語。且曰元海人傑。又曰策馬鴻鸞。乘機豹變。委曲獻諛。一至於此。

其餘諸史利病。可略而言。姚思廉之梁書陳書。並承其父察之業。李百藥北齊書。亦續其父德林之緒。江左文雅之邦。故思廉敘述。較爲優贍。其排比次第。猶是漢晉以來相承之史法也。北齊立國本淺。鮮豐功偉烈。足資史材。列傳諸人。或上接魏朝。或下逮周世。徒以取盈卷帙。節目叢脞。未足觀美。令狐德棻專敘周書。同修者有岑文本崔仁師陳叔達。唐儉頗因周隋時柳蚪牛宏之書。劉知幾於周書頗多貶辭。謂宇文開國事由蘇綽。軍書辭令皆準尙書。太祖勅朝廷諸文悉準此。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。用廣異聞。惟憑本書。重加潤色。遂使周室一代之史。多非實錄。隋書帝紀五卷。列傳五十卷。皆署唐魏徵等奉勅撰。志三十卷。署長孫